

午夜惊魂



长篇小说
午夜惊魂

东方明
欣军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8.75印张 195千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ISBN 7-5363-1283-0/I·278 定价：3.60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内容介绍了鲁迅手稿库年轻的管理员詹强骅突然交上了桃花运，一位美貌的姑娘爱上了他，相识三天即好梦成真。

缠绵之夜后的第三天，鲁迅手稿库保险柜密码门洞开，少了四箱手稿，当天值夜班的詹强骅也失踪。是他自盗潜逃，还是有人偷盗后绑架了他？

军委保卫部接到了秘密侦破此案，追回手稿的指示，授命侦察科长闻歆华和小奚执行任务。然而，窃贼是谁？他为什么要盗窃鲁迅手稿？当侦察员们凭着机智、勇敢、寻踪觅迹，几经挫折和危险追索到了窃贼时，不免大吃一惊，原来这竟是不可一世的“旗手”一手指使策划的。

本书扑朔迷离的案情，主人公险象环生的遭遇，一层层悬念迭起，扣人心弦，令人读之不忍释手。

目 录

- 一、三十岁小伙子掉进了爱河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刑警队长交了厄运…………… (7)
- 三、侦察科长的秘密使命…………… (18)
- 四、黑屋里演出的“三岔口”…………… (27)
- 五、机灵人着了美女蛇的道儿…………… (37)
- 六、神秘老人济难解危…………… (54)
- 七、又是女人！这案子阴气太重…………… (68)
- 八、古寺里的恶斗…………… (84)
- 九、狭路相逢幸得佳人救…………… (100)
- 十、千里追踪凶犯落网…………… (117)
- 十一、杀人凶手盾面的神秘人物…………… (138)
- 十二、深入虎穴会会女“司令”…………… (152)
- 十三、寻寻觅觅却又阴差阳错…………… (174)
- 十四、才脱虎口，又陷狼窝…………… (191)
- 十五、拨开迷雾，认出伊人…………… (209)
- 十六、踏破铁鞋无觅处…………… (224)
- 十七、美女蛇终于出洞了…………… (250)
- 十八、风雨如磐祭坟莹…………… (270)

一、三十岁小伙子掉进了爱河

卧室的门把手转了一下，稍停，又转了一下……

尽管卧室里漆黑一片，詹强骅却看得一清二楚。莫非自己有超人的视觉，能穿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，清晰地看到门把手的转动？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夜光表，时针正指在9点上。他忽然想起来了，他是5点钟和卫红一起上床的，经过一场如火如荼的作爱后，竟昏睡了四个小时。

他转脸看看身边，卫红还在酣睡。被子被她踢得滑落到床下，白皙嫩滑的胴体，在黑暗中泛着诱人的白光，犹如一尊晶莹剔透的宝玉琢成的睡美人。她一手垂落床边，乌黑柔软的青丝散落在白色的枕头上，衬托得她娇憨的脸庞越发妩媚动人。她紧闭着眼，他似乎能够透过那长长的睫毛，看到那对满盈秋水深邃莫测的乌黑眸子，就是这对神奇而撩人的眼睛，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住了他。从意外的相识到今天，仅仅只有三天的功夫，这对令人销魂的眼睛便使他发狂，令他沉醉，不能自己。

三天，神奇的三天，令人忘乎所以的三天，使他感觉到他俩好像已经认识了三千年，如胶似漆，难分难舍。然而，这三天又像电石火光般一闪而过，简直像三秒钟一样短暂。就在这短暂的三天中，他俩接了一万个吻，发了一千遍海誓山盟。

睡梦中，她撅着殷红的嘴唇，莫非她还在梦中亲吻？酥胸微微起伏，也许那初尝禁果的欢乐，依然像电流般在她胸中回流？詹强骅一手撑起身子，低头望着横陈在面前的诱人的裸体，先前那如痴如狂的情景，又浮现在他的眼前，在他体内沉睡了三十年的性，突然之间苏醒了，犹如猛狮倏然之间意识到了自己的雄悍，迸发出了异乎寻常的力量。而主动向 he 袒露出丰满躯体的卫红，却在他那暴风骤雨中变得像一棵柔弱的小草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而当他精疲力竭时，她却由痛苦而变得异常昂扬，使得 he 再次热血沸腾起来。于是，世界不存在了，理智泯灭了，剩下的唯有最原始的、最野蛮的、也是最欢快的冲动……

此刻一觉睡醒，他的头脑却又异常清晰起来。认识才三天，竟然就一起上了床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当她主动宽衣解带的时候，他被那从未见过的女性的裸体美震撼了，惊呆了，他的思维一下子就凝固了，他的理智刹那间化为了一片空白，一切发生得这么快……可是现在，一阵疑惑涌上他的心头，摆在自己面前的，是幸福的前奏，还是灾祸的先声？他除了知道她叫林卫红外，却并不清楚她的真实身分。

卧室的门把手转动了一下，稍停，又转动了一下。似乎门外那个人在犹豫着，要不要贸然闯进来。詹强骅盯着门把手看着，它又不动了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，这时候有谁会到他这单身汉的宿舍中来？

詹强骅又低下头去，端详躺在自己身边的姑娘，他缓缓地伸出手去，轻轻地抚摸着对方，他感觉到了手下的柔滑和温暖，不是梦，更不是幻觉，

于是……

门把手旋转到底，门被轻轻地推开了。奇怪，这扇门的铰链早已生了锈，每次开门时总是发出“叽嘎叽嘎”声，而此刻，它却无声无息地被推开了，莫非，门也入了魔？！一阵阴森森的寒气从门外直冲进来，随着寒气裹挟进来一个女人。这女人一身黑衣黑裙，包着黑色的丝绸头巾，只露出白骨枯爪般的双手和同样白得瘆人的脸。鼻梁上，架着一副眼镜，镜片在黑暗中泛出瘆人的寒光。是幽灵，还是恶魔？！

詹强骅从床上猛然跳下地来，这时，他陡然发现自己身上也是一丝不挂。惯于把自己隐藏在衣服后面的人，一旦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，顿时就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，勇气像裂了口子的皮球一样，一丝丝地从毛孔中渗出体外，消散殆尽。他的胃部紧缩起来，在腹内痛苦地抽搐着。阵阵冷汗沿着背脊流进了屁股沟，寒冷得就像冰水，令他颤抖不已。不争气的两腿，仿佛被抽去了筋骨，软得无法站立。

黑色的魔影发出了“格格格”的笑声，那声音尖锐刺耳，令人心悸。黑色魔影一步步向他逼近过来，嘴唇一动也不动地冷冷问道：“怎么？你不干？连我的话都敢不听？！”

詹强骅明明知道她绝不会纡尊降贵来到他的单身宿舍，可是，眼前的黑色魔影不是她，还会是谁呢？那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冷冰冰的语调，那反射着刺人寒光的眼镜，那能致人于死地的残酷神情……

“不，你放了我吧，我不能，不能干那种事啊！”詹强骅绝望地哀求着，一步步向后退去。无路可退了，他的双腿碰到了床沿，身子一软，瘫倒在床上。黑色的魔影像一阵风，似一团乌云，猛扑了上来。他顿时感到眼前一黑，脖子被紧

紧地卡住了，憋得他透不过气来，两腿拼命地蹬踹着，就像一只垂死挣扎的蚂蚱。不一会儿，他气若游丝，灵魂从躯壳中飘逸而出，在卧室中徘徊游荡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仿佛有个声音在遥远的地方呼唤着他的灵魂，“强骅……强骅……”

詹强骅一惊，灵魂又钻回了七窍。他感觉到有只热乎乎的手推摇着他那酥软的身躯，那黑色的魔影顿时消置不见了。他浑身酸痛，不由地呻吟了两声，觉得胸口上仿佛压了一扇沉重的磨盘。那只摇撼他的手移到了他的胸口，轻柔地抚摸着，使他感到轻松了许多。这时，他才意识到有个悦耳的声音，在他身边急切地呼唤着：“强骅，你怎么啦？强骅，你快醒醒，醒醒啊！……”

他费力地睁开了沉重的眼皮，卧室里亮着柔和的灯光，卫红盘腿坐在床上，向前倾着身子，神情焦灼地望着他。

詹强骅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颓然地摸摸自己挂满了冷汗的额头，说：“我，做了个恶梦。”

“哎哟，可吓死我了！刚才，你紧闭着眼睛又喊叫，又蹬腿的，我还以为你中了邪呢。”卫红娇嗔地说着，扑上来，紧紧地搂抱住了他。

赤裸的肌肤相亲，不但没引起他的兴奋和冲动，却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。是啊，此刻依偎在自己怀中的少女，的确和自己认识了才三天。如今，造反派和红卫兵正闹得天翻地复，而他们却双双躲进了爱巢之中，后果会是怎样？况且，他确信，梦中的黑色魔影并非幻觉，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，威胁着自己！

“告诉我，你做了什么梦？”卫红用脸腮抚摩着他那咚

咚剧跳的胸膛，轻声柔气地问道。

他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把梦中的景象告诉了她。她听后，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“格格格”笑声，用食指亲昵地一点他的鼻尖，说：“你啊，真是活见鬼了！”

“不！”詹强骅痛苦地摇了摇头，无力地说，“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黑色的人影，就是她！”

“她？她是谁？”卫红的眸子里，掠过一丝惊觉的激光。詹强骅把嘴凑到她的耳边，轻轻说了个名字。“是她？！”卫红象触了电似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立刻又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抓过被子捂住了赤裸的身子。詹强骅不明白，她的这个动作，是因为害羞呢，还是害怕。

沉默了一阵，她说：“我不信，你，一个平民百姓，怎么会和她有牵连？”

詹强骅叹了口气，神色黯然地说：“飞来的祸，你想躲也躲不开啊！谁叫我是个管理员，管理着鲁迅手稿库呢！五天前，她让人告诉我，要我把鲁迅的几箱手稿偷出来，交给她。你想，我能干这种事吗？如果不干，谁晓得又会招来什么样的祸事呢！”

“鲁迅手稿？她要那东西干什么？”卫红咬着手指甲，疑惑地问。

他也不明白，只得摇了摇头。

她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忙说：“哎，你拒绝了她，她会不会怂恿别人去偷？事后，再把罪名栽到你的头上？”

他沉吟了一下，摇摇头说：“这不可能，外人是无法打开那些存放手稿箱的保险柜的。”他抬起头，正遇上了她的询问的目光，便脱口解释道，“保险柜上有密码锁，如果密

码对得不正确，企图开保险柜的人就会被电击昏，束手就擒。而知道这密码的，只有我和库长两人。”

卫红天真而又惊讶地瞪圆了杏眼：“这密码，一定非常复杂吧？”

詹强骅无声地笑了，不无得意地对着自己心爱的少女卖弄道：“说复杂，非常复杂。密码有里外两圈。外圈是26个英文字母，里圈是一连串的阿拉伯数码。不能对错一格。说简单，却又非常简单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顿了一下，膘了一眼两手托腮听得入神的卫红。

卫红把脸往外一扭，撇了撇嘴，那姿态分明是在说：“哼，你卖什么关子，连我也不相信。不说就不说，谁稀罕你！”

詹强骅连忙陪着笑，用手扳过她的肩头，说：“告诉你吧，外圈的字母只要把它拼出‘鲁迅’这个名词，就行了。而里圈的数字，只要排列出鲁迅的逝世年月日就是了。你瞧，多简单，戏法戳穿了就毫无神秘感了。”

“1936. 10. 19。”卫红立刻说出了鲁迅的逝世日期。她双眉一扬，挑逗地瞅着詹强骅，说：“你把密码告诉了我，就不怕我去偷鲁迅手稿？”

他心头不由得“咯登”了一下，后悔自己不该泄了密，不过，他随即又笑着说：“哪能呢，我还信不过你吗？”

卫红高深莫测地“格格格”笑了起来。

第三天早上，当鲁迅手稿库的工作人员上班时，发现保险柜的密码门被打开了，少了四箱鲁迅的手稿。同时，夜间值班的管理员詹强骅也神秘地失踪了。

二、刑警队长交了厄运

他是在半夜里逃出来的。

下午3点钟的时候，詹天福正在预审室里审讯一个被红卫兵扭送来的“反革命分子”。这个“反革命分子”的“作案”经过十分简单，就因为理发店排队等候理发时，把一张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垫了坐，当即被红卫兵揪出来了。

对着这案情，詹天福苦笑不已，类似这种情况被扭送到公安局来的，真是何其多也。他不认为那个人是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如今报纸几乎天天有领袖像，怎么能光凭一时不慎，就给人定罪呢？他决定向军代表汇报一下，就把这个人释放出去。

可是，不等他去找军代表，军代表便派人来找他了。他一路进军代表的办公室，凭着多年公安工作的直觉，便意识到气氛不对头。莫非，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？

胖得像弥勒佛一样的军代表笑眯眯地望着他，轻声柔气地问道：“那个反革命案，处理完了？”

詹天福感觉到军代表柔软的语调，诡秘的笑脸似乎隐藏着什么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是坦直地说：“我觉得，不能凭一时疏忽的行为，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。”

军代表无声地笑了，眯缝起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野兽捕到猎物时的凶光，“不出我的预料，你果然是个青天大老爷。好吧，这桩案子你不用多费心了，让其他同志接手去处理吧。你准备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吧。”

“又有什么新任务？你说吧。”詹天福不明白，军代表那笑里藏刀的话，意味着什么。他的神经下意识地崩紧了。

军代表没有接口回答，却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又长长地吐出，并隔着淡青色的烟雾端详了一番对方，才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你的妻子过世了吧？”

詹天福十分纳闷，妻子死去已二十多年了，军代表怎么会突然问起她？他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听说，你的独生子詹强骅是你从小一手拉扯大的？二十多年，真不容易啊。你们父子俩的感情很好吧？无话不谈？”

兜了个圈子，也许现在才渐渐接近正题了。詹天福意识到，军代表不会闲得没事，来和自己扯家常的。莫非儿子出事了？儿子近来一直住在单身宿舍里，没回家来，他们父子俩各忙各的，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见面了。如今社会上动荡不定，什么意外都会发生，不能不使詹天福倍加警觉起来。

“你知道你儿子詹强骅现在在哪里吗？”

“我有几天没见到他了。也许，在单位里上班吧。”詹天福回答的口气很轻松，但心中却异常紧张。此刻，他已断定，一定是儿子出事了。

军代表又是一笑：“今天上午，他的同事们发现他失踪了，与他同时失踪的，还有四箱鲁迅手稿。你是个老公安了，一定懂得这里头的含意吧？”

犹如一道闪电，倏然击在他的天灵盖上，詹天福浑身一震。他知道，这可是个重大案件，必定会惊动公安部，甚至总理办公室。他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，脑子里像有架风车般飞快地转动起来。他了解自己的儿子，强骅绝不会干出那种偷窃鲁迅手稿的罪行来的，可是……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紧紧

地攫住了他的心。

“知子莫如父。”军代表的语调陡然一变，冷冰冰地说道，“快把你儿子的下落交代出来吧。你一定不用我提醒，窝藏包庇罪犯该当何罪！”

詹天福此刻反而镇定了下来，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想了解一下案情。你搜集到了詹强骅犯罪的证据？”

“证据？”军代表突然变得凶神恶煞一般，他猛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吼道，“畏罪潜逃，就是铁证！”

“恐怕还不能说他是畏罪潜逃吧？！”詹天福针锋相对地说。他心中有一种预感，儿子此刻一定凶多吉少。

军代表虎视眈眈地盯着詹天福看了半天，阴险地咧嘴一笑，说：“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军管会已经决定，从即刻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。”说罢，军代表怒气冲冲地按下了装在办公桌角上的电钮。

办公室的门随着铃声洞开，走进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来。军代表悻悻地朝詹天福咧了咧嘴，那两名军人便走上前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付闪亮着寒光的 stainless 手铐，铐住了詹天福的手腕。

詹天福深知，此刻再申辩也是无用的，他淡淡地一笑，坦然地跟着两名武装的军人走出了军代表的办公室。

夜深了，詹天福蜷缩在隔离室里毫无睡意。天花板上，亮着一盏十五瓦的电灯，暗淡的灯光照着他面前的一张小方凳，方凳上摊着一张纸和一支钢笔，那是军代表让人送来，供他写交代材料用的。

隔离室的门无声地开了一条缝，一个人影悄悄地溜了进

来。詹天福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助手鲍如冰。小鲍进门后，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边仄着耳朵听了一阵动静，这才掩上门，走到詹天福身边蹲下，轻声问道：

“詹队长，怎么把你给关起来了？”

“我现在已经不是刑警队长了。”詹天福毫不掩饰地苦笑，抬了抬带着手铐的双手，轻声问道，“怎么，军代表没有宣布我的罪行？”

“没有。组里的同志都在嘀咕，不知你触犯了什么天条。”鲍如冰一脸困惑，又说，“过去和你一起办案的同志，好像都受到了无形的株连，不约而同地被调出了市局。”

“噢？”詹天福大为意外。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，风行一种先向群众宣布罪行，然后再批斗、审问的做法。发明者称之为“群众专政”。而如今，自己被隔离了大半天了，局里的同志们却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未免有点反常，并不符合军代表的一贯做法。看来，这里头大有名堂。是啊，这几个小时以来，詹天福已经反复思考过了，有谁会去偷窃鲁迅手稿呢？这玩艺儿，既不能换钱，又不能使用，一般的盗贼偷了也无用，怎会去惹这种杀身之祸呢？这绝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。鲍如冰接着说的话，更进一步地证实了他的判断：

“我们偷偷地向军管会的其他人打听过去，他们对于你的被押，也感到莫名其妙，似乎，只有军代表一个人明白。刚才，军代表把我叫了去，通知我从明天起调离市局，到一个派出所去当所长。我趁机向他打听你的情况，他却说你的案情属于‘防扩散’的特案，不许我多问。奇怪，詹队长，你到底犯了什么案子了？”

“防扩散？”看来，冲自己而来的，不仅仅是军代表，在他的背后，一定还有更大的来头。詹天福的心顿时抽紧了，他不是在自己的处境担忧，而是在为生死未卜的儿子詹强骅悬心，看来，儿子真是凶多吉少了。

詹天福略一沉吟，便问鲍如冰说：“今天，市里有什么重大案件发生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鲍如冰摇摇头。

奇怪！鲁迅手稿被窃，是桩特大案件，按照惯例，案情一发生，刑侦队就应该出现场，勘查罪犯的蛛丝马迹。对了，鲁迅手稿失窃是上午就发现了，自己是下午三点后才被隔离的，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里，刑侦队的确没有接到过任何人的报案，更没有人向他们下达破案的命令。这一切，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？

“詹队长，军代表为什么要把你隔离起来？”鲍如冰的问话，打断了他的思索。

詹天福微微一笑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。看来，我要交恶运了。”他突然想起了鲁迅的两句诗：“运交华盖欲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。”

鲍如冰不再说什么，静默了一阵，突然掏出五十元钱，二十斤粮票塞到詹天福的手中，接着，又转过头去，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隔离室的门。随后，他站起身，紧紧握了握詹天福的手，走了。

詹天福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低头沉吟了一阵，一把抓过木板床上的白被单，把它撕成一条条。他把布条拧成绳，打开隔离室的小窗，探头往下望了望，窗口离地面足有四层楼高，窗沿外又没有任何可以蹬脚攀手的棱角凸边，要想从

窗口逃出去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布条绳系上了窗棂。在窗外黑色的夜幕衬托下，系在窗棂上的白色布条特别显眼醒目。

系好布条，詹天福一把抓起放在小方凳上的钢笔，便一弯腰，钻到了木板床下。那盏十五瓦的灯光照不到的床下，漆黑一团。

詹天福蜷缩在床下，把钢笔尖插进手铐的锁孔里，小心翼翼地拨动着。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工作，他对各种手铐的性能早已了如指掌，不一会儿，只听见锁簧轻轻地“咔嚓”响了一下，手铐便被打开了。他把手铐塞进了裤袋里。兴许，日后会派得上用场哩。

过了约摸半小时，隔离室的门被打开了，军代表陪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走了进来。詹天福从床下看到，军代表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飞步跑到窗前，把头探出窗子向下张望一阵后，气急败坏地转过头来说：“坏了！让他跑了！”

那个男人立刻命令道“还傻站着干什么，快，派人下楼去搜啊！要是让他跑了，我找你算帐！”

军代表不敢怠慢，急忙跑出了隔离室。奇怪，那个陌生男人是谁啊？竟然能用那种口气来命令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头头。詹天福十分纳闷，可惜，躲在床下无法看到那个人的脸，但是，那人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的普通话，深深地烙进了詹天福的脑海之中。

那人似乎并不急于离开隔离室，他站在屋子中央，皮鞋的足尖缓缓地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子，显然，是在打量着四周。

那人弯下腰，拿起小方凳上的白纸看了看，揉成一团扔

到了地上，接着，他走到床边，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沉重的身躯压得木板发出低沉的响声。詹天福凭经验判断出，那人的体重约在一百六十斤左右。他穿的是一双四十一码的皮鞋，身高应该在一米八十上下。詹天福把这一切细节都记在了心上，也许，对将来搞清案情有用哩。

那人坐在床边，右脚不停地抖动着，使得床板也随着“格格格”直颤动。床板下的灰尘落了詹天福一头，呛得他差点咳嗽起来。他用手捂住嘴，脸儿憋得通红，才把几乎要冲口而出的咳嗽声硬压了下去。紧接着，一股特别好闻的烟气在隔离室中弥漫开来，詹天福略一嗅辨，便知道那香气来自上海产的特级凤凰牌香烟。从那人不停地抖脚，又猛抽香烟的无意识动作中，詹天福断定，那人此刻的心境一定非常烦躁，同时，能抽特制凤凰烟的人，其地位和派头一定也不小。这是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人物。

过了一刻钟光景，军代表又跑了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糟了！楼下大院里都搜遍了，不见詹天福的踪影。他一定是跑了！”

陌生男人狐疑地说：“跑了？难道那家伙会孙猴子的跟斗云？也许，他正躲在这幢大楼的哪个房间里吧？”

“不会。他没有这么傻，绝不会呆在这幢大楼里等着我们去捉他的。他一定远走高飞了。”

“远走高飞？他还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去？”

军代表急忙说：“为防万一，我马上去布置暗中封锁机场和火车站，不让他外逃离京。”

陌生人扔掉烟蒂，站起身，用脚后跟用力地碾碎烟蒂。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好吧，看你的了。我这就去向首长汇报，